

金聖嘆批評

水滸傳 下

齊魯書社

〔明〕施耐庵 著
〔清〕金聖嘆 批評



〔明〕施耐庵 著
〔清〕金圣叹 批评
刘一舟 校点

金
圣
叹
批
评

水
滸
傳

下

齊魯書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金圣叹批评水浒传/(明)施耐庵著;(清)金圣叹批评;刘一舟校点. —济南:齐鲁书社,2014.12

ISBN 978-7-5333-3152-8

I. ①金… II. ①施… ②金… ③刘… III. ①章回小说—中国—明代 IV. ①I242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063525 号

金圣叹批评

水浒传

[明]施耐庵 著

[清]金圣叹 批评 刘一舟 校点

主管单位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出版发行 齐鲁书社

社 址 济南市英雄山路 189 号

邮 编 250002

网 址 www.qlss.com.cn

电子邮箱 qilupress@126.com

营销中心 (0531)82098521 82098519

印 刷 山东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 720mm×1020mm 1/16

印 张 97.25

插 页 30

字 数 1264 千

版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33-3152-8

定 价 228.00 元(全二册)

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卷之五十六

第五十一回

李逵打死殷天锡 柴进失陷高唐州

此是柴进失陷本传也。然篇首朱仝欲杀李逵一段，读者悉误认为前回之尾，而不知此已与前了不相涉，只是偶借热铛，趁作煎饼，顺风吹花，用力至便者也。吾尝言读书者，切勿为作书者所瞒。如此一段文字，瞒过世人不为不久，今日忍俊不禁，就此一处道破。当于处处思过半矣，不得以其稗官也而忽之也！

柴皇城妻写作继室者，所以深明柴大官人之不得不亲往也。以偌大家私之人，而既已无儿无女，乃其妻又是继室，以此而遭人亡家破之日，其分崩决裂可胜道哉！继室则年尚少，年尚少而智略不足以御强侮，一也；继室则来未久，来未久而恩威不足以压众心，二也；继室则其志未定，志未定而外有继嗣未立，内有帷箔可忧，三也，四也。然则柴大官人即使蚤知祸患，而欲敛足不往，亦不可得也。

嗟乎！吾观高廉倚仗哥哥高俅势要，在地方无所不为，殷直阁又倚仗姐夫高廉势要，在地方无所不为，而不禁愀然出涕也。曰：岂不甚哉！夫高俅势要，则岂独一高廉倚仗之而已乎？如高廉者，仅其一也。若高俅之势要，其倚仗之以无所不为者，方且百高廉正未已也。乃是百高廉，又当莫不各有殷直阁其人；而每一高廉，岂仅仅于一殷直阁而已乎？如殷直

阁者，又其一也。若高廉之势要，其倚仗之以无所不为者，又将百殿直阁正未已也。夫一高俦，乃有百高廉；而一一高廉，各有百殿直阁，然则少亦不下千殿直阁矣！是千殿直阁也者，每一人又各自养其狐群狗党二三百人，然则普天之下，其又复有宁字乎哉！呜呼！如是者，其初高俦不知也，既而高俦必当知之。夫知之而能痛与戢之，亦可以不至于高俦也！知之而反若纵之甚者，此高俦之所以为高俦也。

此书极写宋江权诈，可谓处处敲骨而剔髓矣。其尤妙绝者，如此篇铁牛不肯为髻陪话处，写宋江登时捏撮一片好话，逐句断续，逐句转变，风云在口，鬼蜮生心，不亦怪乎！夫以才如耐庵，即何难为江拟作一段联贯通畅之语，而必故为如是云云者，凡所以深著宋江之穷凶极恶，乃至敢于欺纯是赤子之李逵，为稗史之榘杌也。

写宋江入伙后，每有大事下山，宋江必劝晁盖：“哥哥山寨之主，不可轻动。”如祝家庄、高唐州，莫不皆然。此作者特表宋江之凶恶，能以权术软禁晁盖，而后乃得惟其所欲为也。何也？盖晁盖去，则功归晁盖，晁盖不去，则功归宋江，一也；晁盖去，则宋江为副，众人悉听晁盖之令，晁盖不去，则宋江为帅，众人悉听宋江之令，二也。夫出则其位至尊，入则其功至高，位尊而功高，咄咄乎取第一座有馀矣！此宋江之所以必软禁晁盖。而作者深著其穷凶极恶，为稗史之榘杌也。

劫寨乃兵家一试之事也。用兵而至于必劫寨，甚至一劫不中而又再劫，此皆小儿女投掷之戏耳。而今耐庵偏若不得不出于此者，盖为欲破高廉，斯不得不远取公孙，远取公孙，斯不得不按住高廉；意在杨林之一箭，斯不得不用学究之料劫也。

此篇本叙柴进失陷，然至柴进既陷而又必盛张高廉之神师者，非为难于搭救柴进，正以便于收转公孙。所谓墨酣笔疾，其文便连珠而下，梯接而上，正不知亏公孙救柴进，亏柴进归公孙也。读书者切勿为作书者所瞞，此又其一矣。

玄女而真有天书者，宜无不可破之神师也。玄女之天书而不能破神

师者，耐庵亦可不及天书者也。今偏要向此等处提出天书，而天书又曾不足以奈何高廉，然则宋江之所谓玄女可知，而天书可知矣。前曰：“终日看习天书。”此又曰：“用心记了咒语。”岂有终日看习而今始记咒语者？明乎前之看习是诈，而今之记咒又诈也。前曰：“可与天机星同观。”此忽曰：“军师放心，我自有法。”岂有终日两人看习，而今吴用尽忘者？明乎前之未尝同观，而今之并非独记也。著宋江之恶至于如此，真出篝火狐鸣下倍蓰矣！

话说当下朱全对众人说道：“若要我上山时，你只杀了黑旋风，与我出了这口气，我便罢！”^{〔一〕}奇谈骇事。文章妙处，全在脱卸，脱卸之法，千变万化，而总以使人读之，如神鬼搬运，全无踪迹为绝技也。只

如上回已赚得朱全，则其文已毕，入此回，正是失陷柴进之正传。今看他不再别起事端，而便留李逵做一关捩，却又更借宋全怨气顺手带下，遂令读者深叹美髯之忠，而竟不知耐庵之巧。真乃文坛中拔

赵帜，立赤帜之材也。每见读此文者，误认尚是前回徐文；小说之不能读，而欲读天下奇书。其谁欺？欺小衙内乎？李逵听了大怒道：“教你咬

我鸟！晁、宋二位哥哥将令，干我屁事！”将令与屁合作一句。李大哥妙人，有此妙语。朱全怒

发，又要和李逵厮并，三个又劝住了。朱全道：“若有黑旋风时，

我死也不上山去！”奇谈骇事。总之是耐庵立意要脱卸到下文，非美髯立意要死并李逵也。柴进道：“恁地也却容

易。我自有个道理，只留下李大哥在我这里便了。”看他文章过接奇绝处，如星移电掣，瞥然便去，不令他

留你们三个自上山去，以满晁、宋二公之意。”朱全道：“如今做

下这件事了，知府必然行移文书，去郓城县追捉，拿我家小。如之

奈何？”吴学究道：“足下放心，此时多敢宋公明已都取宝眷在山上了。”朱全方才有些放心。柴进置酒相待，就当日送行。三个临晚

辞了柴大官人便行。柴进叫庄客备三骑马，送出关外。临别时，吴

用又分付李逵道：“你且小心，只在大官人庄上住几时，切不可胡

乱惹事累人。”每于事前先逗一线，如游丝惹花，将迎复脱，妙不可言。待半年三个月，等他性定，却来

取你还山。此一句极似承上文吃紧语，然却是假笔。多管也来请柴大官人入伙。”此一句极似无来历突

然语，然却是正笔。

〔一〕眉批：看他过接法。

只此二笔，要分正反，洵知文之难作与文之难读也。三个自上马去了。

不说柴进和李逵回庄，且只说朱仝随吴用、雷横来梁山泊入伙。行了一程，出离沧州地界，庄客自骑了马回去。细。三个取路投梁山泊来，于路无话，早到朱贵酒店里，先使人上山寨报知。晁盖、宋江引了大小头目，打鼓吹笛，直到金沙滩迎接。一行人都相见了。各人乘马回到山上大寨前下了马，都到聚义厅上，叙说旧话。朱仝道：“小弟今蒙呼唤到山，沧州知府必然行移文书去郓城县捉我老小。如之奈何？”宋江大笑道：“我教兄长放心，尊嫂并令郎已取到这里多日了。”朱仝便问道：“见在何处？”宋江道：“奉养在家父太公歇处。兄长请自己去问慰便了。”朱仝大喜。宋江着人引朱仝直到宋太公歇所，见了一家老小，并一应细软行李。妻子说道：“近日有人赍书来，说你已在山寨入伙了，因此收拾，星夜到此。”朱仝出来拜谢了众人。宋江便请朱仝、雷横山顶下寨^{〔一〕}，陡然将一结，令两龙齐来入穴，看他何等笔力。闲中忽大书宋江便请四字，见宋江之无晁盖也；又大书山顶下寨四字，见宋江之多树援也。一笔一削，遂拟《春秋》，岂意裨官，有此奇事！一面且做筵席，连日庆贺新头领，不在话下。毕。

却说沧州知府至晚不见朱仝抱小衙内回来，差人四散去寻了半夜。次日，有人见杀死在林子里，报与知府知道。府尹听了大惊，亲自到林子里看了，痛哭不已，备办棺木烧化。次日升厅，便行开公文，诸处缉捕，捉拿朱仝正身。郓城县已自申报朱仝妻子挈家在逃，不知去向。行开各州县出给赏钱捕获，笔墨周致，又补郓城县事。不在话下。毕。

只说李逵在柴进庄上住了一个来月，闲杀铁忽一日，笔轻三字，生出后固无数大文字。见一个人赍一封书火急奔庄上来。柴大官人却好迎着，接书看了，大惊道：“既是如此，我只得去走一遭。”李逵便问道：须知急插入真是妙笔，不得但赞描画

〔一〕眉批：不但结朱仝，并结雷横，谓之两头一结法。

李逵如活需已。“大官人有甚紧事？”柴进道：“我有个叔叔柴皇城，见在高唐州居住。今被本州知府高廉的老婆兄弟殷天锡那厮，来要占花园，呕了一口气，卧病在床。早晚性命不保，必有遗嘱的言语分付，特来唤我。想叔叔无儿无女，注出必须亲，往之故。必须亲身去走一遭。”李逵道：“既是大官人去时，我也跟大官人去走一遭，如何？”以事论之；谓是旁文；以文论之，却是正事。须看耐庵妙笔，莫只看李逵妙人也。柴进道：“大哥肯去时，就同走一遭。”柴进即便收拾行李，选了十数匹好马，带了几个庄客。次日五更起来，柴进、李逵并人都上了马，离了庄院，望高唐州来。

不一日，来到高唐州，入城直至柴皇城宅前下马，留李逵和从人在外面厅房内。柴进自径入卧房里来看视叔叔，坐在榻前，放声恸哭。皇城的继室既已无儿无女矣，乃其妻又是继室，皆所以深明柴进之必亲往也。出来劝柴进道：“大官人鞍马风尘不易，初到此间，且休烦恼。”家破人亡之时，只有妇人哭，男子劝之理，岂有男子哭，妇人反劝之理哉？分明写出皇城家中，又无痛痒，又无缓急，此继室之所以为继室，而柴进之不得不亲往也。只继室二字，直从意匠惨淡处经营出来。作文岂是易事，而读文又乌得不难也！柴进施礼罢，

便问事情。继室答道：“此间新任知府高廉，兼管本州兵马，便伏交战诸文。设无此

一语，下直取而杀之可也。是东京高太尉的叔伯兄弟，倚仗他哥哥势要，在这里无所不为。一部书并不正写高俅一笔，而高俅之恶贯，于斯带将一个妻舅殷天锡来，人尽称他做殷直阁。那厮年纪却小，又倚仗他姐夫的势要，又在这里无所不为。高俅无所不为，犹可限也；高俅之伯叔兄弟无所不为，胡可限也！高俅之伯叔兄弟

之伯叔兄弟又有亲戚，又复无所不为，不可限也；高俅伯叔兄弟之亲戚又当各有其狐狗奔走之徒，又当各各无所不为，胡可限也！嗟乎！天下者，朝廷之天下也；百姓者，朝廷之赤子也。今也，纵不可限之虎狼，张不可限之馋吻，夺不可限之几肉，填不可限之窟壑，而欲民之不畔、国之不亡，胡可得也！有那等献勤的卖科，对他说我

家宅后有个花园水亭，盖造得好。前书高俅之伯叔兄弟夺人妻女，此书高俅伯叔兄弟之妻舅夺人田宅。盖高俅之党愈多，而高俅之势愈赫矣。前书高俅因伯叔兄弟夺人妻女，而欲诬诛林冲；此书高俅因伯叔兄弟之妻舅夺人田宅，而至祸连甲兵。盖高俅之势愈赫，而高俅之恶愈盈矣。那厮带将许多奸

诈不及的三二十人，径入家里来宅子后看了，写得赫便要发遣我们出去，他要来住。写得赫皇城对他说道：“我家是金枝玉叶，有先朝丹书铁券在门，诸人不许欺侮。你如何敢夺占我的住宅，赶我老小那里去？”那厮不容所言，定要我们出屋。皇城去扯他，反被这厮推

去。

抢殴打，因此受这口气，一卧不起，饮食不吃，服药无效。眼见得上天远、入地近。今日得大官人来家做个主张，便有些山高水低，也更不忧。”柴进答道：“尊婶放心，只顾请好医士调治叔叔，但有门户，小侄自使人回沧州家里去取丹书铁券来，和他理会。先赖一句在丹书铁券之未来也。正表

丹书铁券之未来也。正表便告到官府、今上御前，此四字是叠一句法，本言便告到官府也，却于官府二字下，叠出今上御

前四字，以叠丹书铁券之老大足恃，而不谓后文之殊不然也。也不怕他。”继室道：“皇城干事全不济事，还是大官人理论是得。”

柴进看视了叔叔一回，却出来和李逵并带来人从说知备细。李逵听了，跳将起来，说道：“这厮好无道理！忽然提出道理二字，令奸臣一吓。我有大斧在这里，教他吃我几斧，却再商量！”柴进道：“李大哥，你且息怒，没来由和他粗卤做甚么？他虽是倚势欺人，我家放着有护持圣旨。

这里指高廉也。和他理论不得，须是京师也有大似他的，指道君也。必道君皇帝方大似他，然则他之为他，其大何如哉！

放着明明的条例，和他打官司！”李逵道：“条例，条例，若还依得，天下不乱了！快论。我只是前打后商量！五字是李大哥生平，亦是一大篇题目，不得作二句闲话谈也。

那厮若还去告状，和那鸟官一发都砍了！”亦是下文一大篇题目，不柴进笑道：“可知朱全要和你厮并，见面不得。本为要留李逵生出事来，故上文写作朱全怒发耳。今偏倒掬此笔，以自掩其笔墨之迹，耐庵每每如此。

这里是禁城之内，如何比得你山寨里横行！”李逵道：“禁城便怎地？江州、无为军偏我不曾杀人！”妙人妙语，全是妩媚，毫柴进道：“等我看了头势，用着大哥时，那时相央，无事只在房里请坐。”又于柴进口中特作按压之语，以见下文突如其来，非柴进之所料也。

正说之间，里面侍妾慌忙来请大官人看视皇城。柴进入到里面卧榻前，只见皇城阁着两眼泪，对柴进说道：“贤侄志气轩昂，不辱祖宗。我今日被殷天锡毆死，你可看骨肉之面，亲赍书往京师拦驾告状，与我报仇。九泉之下，也感贤侄亲意。保重，保重！再不多嘱！”言罢便放了命。柴进痛哭了一场，继室恐怕昏晕，不惟不哭，反极

写继室三字。劝住柴进道：“大官人烦恼有日，只四字，写尽新死人家相劝人语。且请商量后

事。”柴进道：“誓书在我家里，不曾带得来，星夜教人去取，须用将往东京告状。叔叔尊灵，且安排棺椁盛殓，成了孝服，却再商量。”柴进教依官制备办内棺外椁，依礼铺设灵位。一门穿了重孝，大小举哀。李逵在外面听得堂里哭泣，自己磨拳擦掌价气，妙人，写得如画。问从人都不肯说。一发可恼。宅里请僧修设好事功果。

至第三日，只见这殷天锡骑着一匹撵行的马，撵行。将引闲汉三二十人，手执弹弓、川弩、吹筒、气球、拈竿、乐器，城外游玩了一遭，带五七分酒，佯醉假颠，径来到柴皇城宅前，勒住马，叫里面管家的人出来说话。描写如画，正与高衙内一样脚色。柴进听得说，挂着一身孝服，慌忙出来答应。那殷天锡在马上问道：“你是他家甚么人？”柴进答道：“小可是柴皇城亲侄柴进。”殷天锡道：“我前日分付道，教他家搬出屋去，如何不依我言语？”柴进道：“便是叔叔卧病，不敢移动。夜来已自身故，待断七了搬出去。”殷天锡道：“放屁！我只限你三日便要出屋。三日外不搬，先把你这厮枷号起，先吃我一百讯棍！”柴进道：“直阁休恁相欺！我家也是龙子龙孙，放着先朝丹书铁券，谁敢不敬？”殷天锡喝道：“你将出来我看！”好。柴进道：“见在沧州家里，已使人去取来。”殷天锡大怒道：“这厮正是胡说！便有誓书铁券，我也不怕！”又好。左右与我打这厮！”众人却待动手，原来黑旋风李逵在门缝里张看，全是妩媚，毫无粗卤，妙人。听得喝打柴进，便拽开房门，大吼一声，直抢到马边，早把殷天锡揪下马来，一拳打翻。何等快便，何等条直！拦那二三十人却待抢他，写得被李逵手起，早打倒五六个，一哄都走了。却再拿殷天锡提起来，拳头脚尖一发上，柴进那里劝得住？看那殷天锡时，早已打死在地。只是一顿打，却作两截写。快活！柴进只叫得苦，便教李逵且去后堂商议。柴进道：“眼见得便有人到这里，你安身不得了。官司我自支吾，你快走回梁山泊去。”李逵道：“我便走了，须连累你。”至性人语。纯是一团道理在胸中，方说得此八个字来，怪不得他骂人无道理也。必如此人，方能与人同生同死，他人只是闲时好听语耳。

柴进道：“我自有誓书铁券护身，你便去是，事不宜迟。”李逵取了双斧，带了盘缠，出后门自投梁山泊去了。

不多时，只见二百余人，各执刀杖枪棒，围住柴皇城家。柴进见来捉人，便出来说道：“我同你们府里分诉去。”众人先缚了柴进，便入家里捕捉行凶黑大汉，不见，只把柴进绑到州衙内，当厅跪下。知府高廉听得打死了他的舅子殷天锡，正在厅上咬牙切齿忿恨，只待拿人来。早把柴进驱翻在厅前阶下，高廉喝道：“你怎敢打死了我殷天锡？”柴进告道：“小人是柴世宗嫡派子孙，家门有先朝太祖誓书铁券，见在沧州居住。为是叔叔柴皇城病重，特来看视，不幸身故，见今停丧在家。殷直阁将带三二十人到家，定要赶逐出屋，不容柴进分说，喝令众人殴打，被庄客李大救护，一时行凶打死。”高廉喝道：“李大见在那里？”柴进道：“心慌逃走了。”高廉道：“他是个庄客，不得你的言语，如何敢打死人！你又故纵他逃走了，却来瞞昧官府。你这厮，不打如何肯招？牢子下手，加力与我打这厮！”柴进叫道：“庄客李大救主，误打死人，非干我事！放着先朝太祖誓书，如何便下刑法打我？”高廉道：“誓书有在那里？”^好柴进道：“已使人回沧州去取来了。”高廉大怒，喝道：“这厮正是抗拒官府！左右腕头加力，好生痛打！”众人下手，把柴进打得皮开肉绽，鲜血迸流，只得招做“使令庄客李大打死殷天锡”，取那二十五斤死囚枷钉了，发下牢里监收。殷天锡尸首简验了，自把棺木殡葬，不在话下。这殷夫人要与兄弟报仇，教丈夫高廉抄扎了柴皇城家私，监禁下人口，封占了房屋园院，柴进自在牢中受苦。

却说李逵连夜回梁山泊，到得寨里来见众头领。朱仝一见李逵，怒从心起，掣条朴刀，径奔李逵。须知此只是周旋前文。盖既已一时借作波折，便不得不与之收拾完缴，所谓情生文，文又黑旋风拔出双斧，便斗朱仝。胸中自有一场大祸，且未及说，而见人要得已也。厮杀，便且与之厮杀，妙人之妙如此。

晁盖、宋江并众头领，一齐向前劝住^{〔一〕}。宋江与朱仝陪话道：“前者杀了小衙内，不干李逵之事，却是军师吴学究因请兄长不肯上山，一时定的计策。今日既到山寨，便休记心，只顾同心协助，共兴大义，休教外人耻笑。”便叫李逵：“兄弟，与美髯陪话。”李逵睁着怪眼，叫将起来，有时要他死亦肯，有时要他陪，话亦不肯，真是第一妙人。说道：“他直恁般做得起！我也多曾在山寨出气力，自是李逵心，自如一语。他又不曾有半点之功，却怎地倒教我陪话！”宋江道：“兄弟，却是你杀了小衙内，此语与下语不连。虽是军师严令，此语与下语又不连。论齿序，他也是你哥哥。此语与下语又不连。且看我面，与他伏个礼，看他句句不连。我却自拜你便了。”湾湾曲曲，一句一换，直换到此句，不得不令李逵心肯。写尽宋江权术，当面转变而出。耐

庵何难为宋江作一片理直气畅语，足使李逵心服，而必故为如此屈曲继续之辞？此盖所以深明宋江之权术，乃至忍于欺天性一直之李逵，而又敢于李逵面前明明变换以欺之，所谓深恶痛绝之笔也。

李逵吃宋江央及不过，便道：“我不是怕你，为是哥哥逼我没办法了，与你陪话。”一“逼”字，“没办法了”四字，写李逵吃宋江逼住了，只得撇了双斧，拜了朱仝两拜，朱仝方才消了这口气。毕。山寨里晁头领且教安排筵席，与他两个和解。补写晁盖，正是反别宋江。

李逵说起：方才说起，虽文势不得不然，亦活写李逵天趣。“柴大官人因去高唐州看亲叔叔柴皇城病症，却被本州高知府妻舅殷天锡要夺屋宇花园，殴打柴进，吃我打死了殷天锡那厮。”宋江听罢，失惊道：“你自走了，须连累柴大官人吃官司。”吴学究道：“兄长休惊，等戴宗回山，便有分晓。”未审虚实，轻动大军既不可；差人往探，稍延时日又不可。忽然斜插一句，有意无意，便似恰好凑着者。巧心妙笔，独我能知之耳。李逵问道：“戴宗哥哥那里去了？”吴用道：“我怕你在柴大官人庄上惹事不好，特地教他来唤你回山。他到那里不见你时，必去高唐州寻你。”反作一津津掩其笔墨之迹，妙绝。每每有一段事，前文不能及，因向后文补叙出者，此自是补叙之一例。今此文乃是前文实实本无，而一时不得不生出此一法，以自叙其两难之笔，谓之随手撮出例，并非补叙之一例也。说言未绝，只见小较来报：“戴院长回来了。”看他何等迅疾。看此句始悟上文之能。宋江便去迎接，到了堂上坐下，便问柴大官人一事。戴宗答道：“去

〔一〕眉批：此是余文，不入朱仝传，亦不作李逵传。

到柴大官人庄上，已知同李逵投高唐州去了。径奔那里去打听，只见满城人传说殷天锡因争柴皇城庄屋，被一个黑大汉打死了。见今负累了柴大官人陷于縲绁，下在牢里。柴皇城一家人口家私，尽都抄扎了。柴大官人性命，早晚不保。”晁盖道：“这个黑厮又做出来了，但到处便惹口面。”李逵道：“柴皇城被他打伤，呕气死了。又来占他房屋，又喝教打柴大官人，便是活佛也忍不得！”妙人妙语，正以不可解为奇，并不知

活佛又是甚东西也。

晁盖道：“柴大官人自来与山寨有恩，今日他有危难，如何不下山去救他？我亲自去走一遭。”宋江道：“哥哥是山寨之主，如何可便轻动？”写宋江自到山寨，便软禁晁盖，不许转动，而又每以好语遮饰之。权许可畏，如画。小可和柴大官人旧来有恩，情愿替哥哥下山。”吴学究道：“高唐州城池虽小，人物稠穰，军广粮多，不可轻敌。烦请林冲、第一员便点林冲，陡然提出五岳楼下故事。花荣、秦明、李俊、吕方、郭盛、孙立、欧鹏、杨林、邓飞、马麟、白胜十二个头领，部引马步军兵五千，作前队先锋；中军主帅宋公明、吴用，并朱仝、雷横、戴宗、李逵、张横、张顺、杨雄、石秀十个头领，部引马步军兵三千策应。”共该二十二位头领，辞了晁盖等众人，离了山寨，望高唐州进发。

梁山泊前军到得高唐州地界，早有军卒报知高廉。高廉听了，冷笑道：“你这伙草贼，在梁山泊窝藏，我兀自要来剿捕你，今日你倒来就缚，此是天教我成功。左右，快传下号令，整点军马，出城迎敌，着那众百姓上城守护。”这高知府上马管军，下马管民，一声号令下去，那帐前都统、监军、统领、统制、提辖军职一应官员，各各部领军马，就教场里点视已罢，诸将便摆布出城迎敌。高廉手下有三百梯己军士，号为“飞天神兵”〔一〕，轻轻添出四字，便就柴进传中，收出公孙胜来。可谓文心梯接

〔一〕眉批：看他趁势过接。

而上，不得认真谓当时真有其人也。一个个都是山东、河北、江西、湖南、两淮、两浙选来的精壮好汉。知府高廉亲自引了，披甲背剑，便奇。上马出到城外，把部下军官周回排成阵势，却将三百神兵列在中军，摇旗呐喊，擂鼓鸣金，只等敌军来到。

却说林冲、花荣、秦明总出三引领五千人马到来。两军相迎，旗鼓相望，各把强弓硬弩，射住阵脚。两军中吹动画角，发起擂鼓。花荣、秦明别出二人。上总出三人，此又别出二人，便单单让出林冲一个头来，为五岳楼下、白虎堂前、山神庙里无数大书，一齐吐气也，作书须学此等笔法。

带同十个头领都到阵前，把马勒住。头领林冲横丈八蛇矛，跃马出阵，自岳楼下忍此一口气，节堂前再忍一口气，草场外再忍一口气，乃至水泊里再忍一口气，直到此一处，方乃一齐发作，快文亦快事也。厉声高叫：“姓高的贼，快快出来！”

姓高的贼，所包甚广。俗本讹。高廉把马一纵，引着三十余个军官，都出到门旗下，勒住马，指着林冲骂道：“你这伙不知死的叛贼，怎敢直犯俺的城池！”林冲喝道：“你这个害民强盗，骂高廉只此一句，下自痛骂高俅，妙绝。

我早晚杀到京师，把你那厮欺君贼臣高俅，碎尸万段，方是愿足！”对高廉骂高俅，各人心中自有怨毒，妙绝。柴进传中忽为林冲传作结，真所谓借他人酒杯，浇自己垒块矣。此等意思，又确是林武师。宋江不尔，武松不尔，鲁达不尔，李逵不尔，石秀近

之矣，而犹不尔。高廉大怒，回头问道：“谁人出马先捉此贼去？”军官队里转出一个统制官，姓于，名直，拍马轮刀，竟出阵前。林冲见了，径奔于直。两个战不到五合，于直被林冲心窝里一蛇矛刺着，翻筋斗撇下马去。小喜作折。

高廉见了大惊：“再有谁人出马报仇？”军官队里又转出一个统制官，姓温，双名文宝，使一条长枪，骑一匹黄骠马，銮铃响，珂珮鸣，早出到阵前，四只马蹄荡起征尘，直奔林冲。秦明见了，大叫：“哥哥稍歇，看我立斩此贼！”林冲勒住马，收了点钢矛，让秦明战温文宝。两个约斗十合之上，秦明放个门户，让他枪搠进来，手起棍落，把温文宝削去半个天灵盖，死于马下，那马跑回本阵去了。小喜作折。两阵军相对，齐呐声喊。

高廉见连折二将，便去背上掣出那口太阿宝剑来，口中念念有

词，喝声道：“疾！”念念有词喝声道疾八字。耐庵撰之于前，诸小说家用之于后，至今已成烂熟旧语，乃读之便似活画出一位法官。字字有身分，有威势，有声

响，有棱角，始信前入描画之工也。只见高廉队中卷起一道黑气。那道气散至半空里，飞沙走石，撼地摇天，刮起怪风，径扫过对阵来。林冲、秦明、花荣等众将，对面不能相顾，惊得那坐下马乱撞咆哮，众人回身便走。高廉把剑一挥，指点那三百神兵，从阵里杀将出来，背后官军协助，一掩过来。赶得林冲等军马星落云散，七断八续，呼兄唤弟，觅子寻爷，五千军兵折了一千余人，直退回五十里下寨。先将两番小喜作一波折，然后转出一番大败来。看他处处不作直笔。高廉见人马退去，也收了本部军兵，入高唐州城里安下。

却说宋江中军人马到来，林冲等接着，具说前事。宋江、吴用听了大惊，与军师道：“是何神术，如此利害？”吴学究道：“想是妖法。若能回风返火，便可破敌。”宋江听罢，打开天书看时，第三卷上有回风返火破阵之法。忽然又作一折。宋江大喜，用心记了咒语并秘诀。整点人马，五更造饭吃了，摇旗擂鼓，杀进城下来。

有人报入城中，高廉再点了得胜人马并三百神兵，开放城门，布下吊桥，出来摆成阵势。宋江带剑纵马出阵前，望见高廉军中一簇皂旗。如画。吴学究道：“那阵内皂旗，便是使神师计的军兵。但恐又使此法，如何迎敌？”宋江道：“军师放心，我自有破阵之法。诸军众将勿得惊疑，只顾向前杀去。”高廉分付大小将较：“不要与他强敌挑斗，但见牌响，一齐并力擒获宋江，我自有重赏。”两军喊声起处，高廉马鞍轿上挂着那面聚兽铜牌，上有龙章凤篆，先插在箭。手里拿着宝剑，出到阵前。宋江指着高廉骂道：“昨夜我不曾到，兄弟们误折一阵。今日我必要把你诛尽杀绝！”高廉喝道：“你这伙反贼，快早早下马受缚，省得我腥手污脚！”言罢，把剑一挥，口中念念有词，喝声道：“疾！”黑气起处，早卷起怪风来。宋江不等那风到，口中也念念有词，左手捏诀，右手把剑一指，喝声道：

“疾！”那阵风不望宋江阵里来，倒望高廉神兵队里去了。小喜作折。宋江却待招呼人马杀将过去，高廉见回了风，急取铜牌，把剑敲动，向那神兵队里卷一阵黄沙，就中军走出一群怪兽毒虫，直冲过来。又是番天书非玄女所授。宋江阵里众多人马惊呆了。宋江撇了剑，拨回马先走。可知先作一波折。众头领簇捧着，尽都逃命。大小军较，你我不能相顾，夺路而走。高廉在后面把剑一挥，神兵在前，官军在后，一齐掩杀将来。宋江人马，大败亏输。高廉赶杀二十馀里，鸣金收军，城中去了。

宋江来到土坡下，收住人马，扎下寨栅。虽是损折了些军卒，却喜众头领都有。特特注。屯住军马，便与军师吴用商议道^{〔一〕}：“今番打高唐州，连折了两阵，无计可破神兵，如之奈何？”吴学究道：“若是这厮会使神师计，他必然今夜要来劫寨，须知此非学究妙算，正是耐庵妙笔。详见下批。可先用计堤备。此处只可屯扎些少军马，我等去旧寨内驻扎。”宋江传令，只留下杨林、白胜看寨，杨林、白胜，于众中为下材，然却不可使之无所树立，故每于此等事便调遣之。耐庵真有宰相之才。其余人马，退去旧寨内将息。

且说杨林、白胜引人离寨半里草坡内埋伏，等到一更时分，只见风雷大作。杨林、白胜同三百馀人在草里看时，只见高廉步走，引领三百神兵，吹风唳哨，杀入寨里来，见是空寨，回身便走。杨林、白胜呐声喊。高廉只怕中了计，四散便走，三百神兵各自奔逃。杨林、白胜乱放弩箭，只顾射去，一箭正中高廉左肩。妙绝。上文吴用只合云：那断会使神师计，必须请将公孙胜来方可。却忽然又算两军并杀方急，若必须请将公孙胜来，则又将如何按往高廉一面耶？左思右想，陡然算到不如射他一箭。然日里方夺路逃命之际，情势必所不及，故又左思右想，算出预备劫寨一番。此皆良工心苦，独我能知之也。后文又劫寨者，盖言高廉惯要劫寨，以遮掩此文笔墨之迹。切勿为古人所瞒，则称善读书人矣。众军四散，冒雨赶杀。高廉引领了神兵，去得远了。杨林、白胜人少，不敢深入。只要一箭足矣，不用深入也。

〔一〕眉批：此一段，是为后回作地法。

少刻，雨过云收，复见一天星斗。月光之下，草坡前搦翻射倒拿得神兵二十余人，如画。解赴宋公明寨内，具说雷雨风云之事。宋江、吴用见说，大惊道：“此间只隔得五里远近，却又无雨无风！”众人议道：“正是妖法。只在本处，离地只有三四十丈，云雨气味，是左近水泊中摄将来的。”便写得一似真看此事。杨林说：“高廉也自披发仗剑，杀入寨中，身上中了我一弩箭，回城中去了。为是人少，不敢去追。”宋江分赏杨林、白胜，把拿来的中伤神兵斩了。分拨众头领，下了七八个小寨，围绕大寨，堤备再来劫寨。岂有再来劫寨之理，正是耐庵自掩之笔也。后文偏又当真再来劫寨，

则耐庵弄奇犯险，每以此等笔法为能事也。一面使人回山寨，取军马协助。于高廉中箭后传出二令，一备再劫，一取救兵，皆故意避开取公孙胜一句，以自掩其笔墨之迹，妙绝。

且说高廉自中了箭，回到城中养病，令军士：“守护城池，晓夜堤备，且休与他厮杀。待我箭疮平复起来，捉宋江未迟。”劫寨一段文字，乃正为此句耳，须知之。

却说宋江见折了人马，心中忧闷，和军师吴用商量道：“只这个高廉尚且破不得，倘或别添他处军马，并力来助，如之奈何？”吴学究道：“我想要破高廉妖法，只除非依我如此如此。若不去请这个人来，柴大官人性命也是难救，高唐州城子永不能得。”正是：

要除起雾兴云法，须请通天彻地人。

毕竟吴学究说这个人是谁，且听下回分解。